

■巴山风物 ■渝水乡愁

## 黄葛礼赞

□周勇

没有松的坚贞,没有柏的高洁,没有杨的挺拔,更没有柳的风韵,故少有文人墨客的吟咏和礼赞。但我却对它独钟之情,那是因为它“锺气”。锺气者,凝聚天地间灵秀之气也。因此我要赞美这“锺气”满满的生灵——黄葛树。

黄葛树是伴我成长的树。

遥想儿时玩耍的院落,几株大树撑起绿色华盖,遮烈日,蔽风雨,聚人气,特别是那弯弯曲曲、横生斜长的枝干让我等小儿爬上爬下。老人说,这叫黄葛树。

读书了,父亲把我送到桂花园。在那里我并未见到桂花树,最多的还是黄葛树。一株站在路口,斜向的弯枝指向前方,另一株立在校门旁,伴我度过了五年小学的黄金岁月。及至中学,我来到解放碑旁,那里原是文庙,有大黄葛树。后来才知道,佛经里称它为菩提树,是神圣之物,故尔首先便种在了寺庙等地。后来我当兵了,地在川西,那里的公园也曾是文庙,亦遍植黄葛,郁郁葱葱。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重庆,来到歌台子。这里是古时成渝大路的干道,长长的一条石板路,人行货运全靠双脚与马背。从重庆城出

来,沿七星岗、两路口、遗爱祠、七牌坊、茶亭,到了这里就该坐下来休息了,所以取名“歌台子”。

这里站立着一棵硕大无朋的黄葛树,主干不高,十多米,但粗壮遒劲,要四五人才能合抱。然后分成四根支干,向上向横生长开去,覆地百余,韵味无穷,有烟火气,让人很有归属感。因此人称“风水树”。

后来,我工作在中山四路,这是一条黄葛树的路,它们站列两旁,整整齐齐,一水的向上生长,少有横斜,犹如夹道迎宾的队伍,又似持枪列队的战士,高大而威严。

黄葛树是护佑家园的树。巴渝大地上,满眼都是黄葛树。皆因这里有最为独特的地势、山石和气候,故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大街小巷,坡坡坎坎,随处可见。常年皆绿叶当顶,四季清凉。同时,四季中均可见落叶飘洒,遍地金黄,满树新绿。其数量之多,生命力之顽强,为山城独有,令世人惊叹。

重庆是个移民城市,我来自湖广,你来自齐鲁,他来自江浙,还有来自太行、大漠、草原、雪原的……只要你来到这里,黄葛树不会问你的来路,自会为万千来客撑起华盖,为万间广厦遮荫蔽日。更会伸出热情的双手,扶助你蹒跚起步,伴随你平安成长,欣赏你功成名就,最

后送你落叶归根。

黄葛树是见证历史的树。

在长江三峡,两岸尽是黄葛树。走进巫山大昌古镇,就有一棵把门的黄葛树。它横生在城墙上,粗壮的树根长成了圆盘,体大如“斗”。它见证过远古的文明,牵手过消失的巴人,也成了三峡的“移民”,扎根他乡。更多的三峡黄葛因高峡出平湖而就地后靠,重新集结,仍守望长江。如今千帆过后,历代文豪的瑰丽诗篇和灿烂墨宝仍萦绕其间。

朝天门是重庆的大门,迎官接圣之地。正对两江,有一高台,是重庆城墙的一段,上植两株高大的黄葛树,把巨大的身躯探向两江合流的地方。每当东下,它祝你平安吉祥;每逢归来,它为你接风洗尘。近代以降,它更迭走过追求真理的莘莘学子,迎来过国脉西迁的悲壮撤退。

还有那红岩村中的黄葛树,陪伴周董坚守大后方;那九龙坡机场的黄葛树,迎来了延安飞来的毛主席,也成为新中国第一条铁路的起点站;那德安里中的黄葛树,见证了毛蒋握手大重庆,也守望了刘邓攀天大西南。那几株树高百尺、沉稳敦厚的黄葛树静植于人民广场辉煌的大礼堂前,它听到过进军西南的号角、凯歌行进的鼓点、改革开放的脚步和直轄时刻的欢呼……与市民牵手,与游人相牵。

黄葛树更是凝神聚气的树。

它教会我们,人要有“坚”的意志。黄葛树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和忍耐之力,哪怕干旱、寒冷、缺氧,即使瘠薄、污染,乃至雷劈火烧,它都坚持、坚定、坚守,能萌发,易栽植,快恢复,速生长。有的横陈院中,犹如拱桥,别有洞天;有的长在墙中,横飞龙出没,若隐若现;有的当路而立,一夫当关,但腹中开门;更多的是盘结块磊,如神工神笔,不得不赞其定力超强。

它教会我们,人要有“韧”的追求。重庆是山城,黄葛树往往长于石坎、石崖、城墙之上。它有发达的根系,一面向上生长,以裸露、板状的“气生根”,直接在空气中吸收氧气和水分;一面顽强地向下,深扎进石缝里,即使垂直的堡坎,它也能贴着石壁,把庞大的根系长成一个平面而铺陈开来,以细小的支根嵌进石壁的缝隙,牢牢地抓住大地。有一幅画我看了几十年。它在中四路上的大院门前,这里的十几株黄葛树齐齐整整地长在一壁由条石砌成堡坎的垂直断面上,或有合抱之粗,或有拳头之径,最显著的是它的根绝大部分贴着石壁生长开来,恣意汪洋,正因为深深地根植于山石和泥土之中,形成了“根起蟠虬龙”的独特景观,最终长成这幅自然天成、生机勃勃的立体画卷。它教会我们,人要有“无华”的品格。梅花

俏不争春,红叶俏不争秋,为世人称颂。而黄葛树则四季不争,更显高贵。它并不如常树一样春华秋实,而是什么时候栽种,就什么时候落叶,就什么时候开花,就什么时候发芽。其花小如豆,平淡无奇,默默地开,悄悄地绽。不凑合,不张扬,不显摆,不晃荡,不喧闹,只把自己的这一份美奉献给这块土地。

树且如此,人便心向往之。因此,黄葛树被重庆人奉为市树,其“坚韧无华”的“锺气”,已融入重庆人和重庆城的血脉之中。

如今我就住在黄葛树旁,与歌台子的老风水树遥遥相望。我第一次见到它是1970年,约胳膊粗,歪歪扭扭,憋屈地蹲在房子门边。1983年,我与它为邻,已有脸盆粗。如今,50年了,旁边的房子已经拆除,它不再憋屈,得以展开身肢,任性生长,故尔抖擞精神,成了参天大树。胸径已达三人合抱,身高已有20多米,主干粗壮硕大,支干奋力朝天。每到仲春,它脱下绿装,披身金甲,捧出一个金灿灿的春天。随后不过十余日,便叶落芽生,郁郁葱葱,新绿满枝。正是它的奇特,人称“新风水树”。当然,这是时代之风的吹拂,这是巴山渝水的滋养。

写下这春天的黄葛树,也在心里种下又一株黄葛树,它会“坚”“韧”“无华”地生长,生息与共,拥抱时代,造福你我,代代相传。

## 漫长而艰难的告别

□张一白

过了十五,年就算过完了。今年的春节,妈妈不能和我们一起过了。离2023年春节还有16天的时候,妈妈离开了我们。

过年,从来是一家人团圆的日子,不管走得有多远,不管是小有成就,还是艰难不易,每一年年三十的晚上,我们一家人都要聚在一起,和妈妈一起过年。我们都爱吃她做的藕汤和珍珠丸子,还有她自己熏的香肠腊肉。

以前都是爸爸做饭,他最拿手的是回锅肉、家常鲈鱼。那时候穷,更多时候吃的是土豆泥。爸爸去世后,妈妈才开始学着为三个儿子做饭。那是三个正在发育期最能吃的儿子,每顿饭几乎都是抢。因此,我们家的年夜饭总是撑不了多长时间的。

近几年妈妈已经做不动饭了。年夜饭之后,她总会随意地慢悠悠地讲讲过去的事,弟弟总是在旁边插科打诨,我就用手机拍摄和记录。我觉得这样的时刻,才是真正的在过年。

曾经一度,我惭愧于自己出身的普通和经历的平凡,羡慕那些人生经历丰富、家庭关系复杂的人们,觉得那都是创作的宝藏。在妈妈一年一年这样的讲述中,小时候道听途说的,关于妈妈、关于爸爸、关于爷爷和婆婆(其实是外公外婆)的过去的只言片语,草蛇灰线,开始缀连成丝,勾连成片,也成篇章,也是史诗。

这一年年的年走过来,我晓得了少女时代的妈妈,如何跟随她的父母,从湖北汉阳蔡甸的那个小码头出发,溯江而上,经过汉口、宜昌,一路流浪到了重庆,四顾茫然。爷爷在北碚遇到老乡,被带到了大阳沟,就此蜗居下来,靠拉板车做搬运工,开始了重庆人的生活。

也晓得了因为家里太穷,妈妈和她的妹妹就整天整天在书店里蹭书看。就这样努力地求学,她俩居然从大阳沟那污水横流的穷街陋巷里,一个考上了师范,一个考上了医科。于是,只生了两个女儿的她们的父亲很是霸道地要求,谁娶他的女儿,生的第一个娃儿,一定要

随他姓张。就这样,在我们家就习惯性地把外公外婆叫做爷爷和婆婆。

也晓得了,她是如何认识我们的爸爸,如何千里相来到哈尔滨和他成婚,又是如何陪伴患病的他辗转回到重庆,从南到北,从北到南,生活艰难,相依为命,生下了我们兄弟三人,含辛茹苦把我们拉扯大。直到30多年前,父亲去世。

至于妈妈在我爸爸过世之后,是如何用微薄的工资,既要供养两个正在读大学、一个准备考大学的儿子,还得赡养她的年长的喜欢喝酒的父亲。这种上有老下有小的日子,她经历过怎样的困顿、怎样的艰难,我们现在已经无从想象,她也从来不说。

2021年的春节,我回家过年,发现妈妈沉默寡言,经常很长时间坐在那里,没有表情。从弟弟那里知道,她已经开始不可逆、不可治的失去记忆的过程。那一年的除夕,我们不断地逗沉默而坐的妈妈,问她认不认得我们呢,她也努力地回应我们,努力地想要认出我们。那个时候的她所有的努力都表现出一种无力和徒劳的挣扎。那个晚上,伴随着电视机里春晚的艳丽和热闹的,是一家人时不时的“我是哪个,我是哪个”的呼喊,和妈妈因为认不出而露出的尴尬和羞赧的笑容。

那一年的初一,在三弟家里,阳光下,妈妈露出了慈祥的笑容,我用手机拍下了那一瞬间。这次她的遗像就用了那张照片。可以说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和妈妈就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告别。

我们每次回去,她基本上都认不出我们来了。我们只能陪着她沉默地坐着、沉默地走着,沉默地握着她的手。我太希望手与手之间能传递一点一滴的信息,让我们知道她的思想、她的感知和她的感情。

我曾经假设,在她的大脑深处,会不会有一个平行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她正在经历另一种人生。她也许会度过一个和平、安宁的少女时代,知书达理,情怀浪漫;她也许有一个富

裕、满足的家庭,儿孙满堂,弦歌绕梁。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

我们和那个已经无法交流、无法进入她的精神世界的妈妈,以这种方式陪伴、共存和告别着,就这样过了差不多两年。

2022年的10月26日,我们去看她。那天她精神出奇的好,有三次认出了我,叫出了我的名字。那天的阳光很好,我们一起散步,一起唱歌,我还拉着她的手一起跳舞,她的脸红扑扑的,笑容中依然有一种少女的羞涩感。然后,我们挥手告别。我以为这样的日子还会很长、很久,这样的见面和告别还会有很多次。我也在盘算,我们要如何陪妈妈过2023年的年。

两个多月以后,这场告别就戛然而止了,以一种粗暴而残忍的方式结束了。

2023年1月2日下午,我见到了昏迷中的妈妈,我拉着她的手,冰凉彻骨。我喊着妈妈,她睁开了眼睛,眼球缓慢移动,盯住了我。在那个时刻,我感觉到她的眼神是明亮的,是湿润的。她很快呼吸急促起来。后来,我问医生,忘了医生是怎么解释的了,但我只相信,她是认出了我的。

1月4日早晨7点多,我接到医院的电话,被告知妈妈已经离开的消息。

几天后,办完妈妈的丧事,我离开重庆飞北京。在那天的朋友圈,我写的是:“从此以后,真的就是背井离乡了。”

现在是2月6日凌晨1点35分,年终于过完了,一切都恢复了正常,窗外唯有风声吹过,什么都好像没发生过,但是有些失去了的永远失去了。

虽然我们还要一年一年地生活下去,我们还会一次又一次地过年,一次又一次地团圆,但我只是想知道:妈妈在那一个平行世界里,会不会也要过年呢?她会自由地生活,快乐地游玩么?她还会关心我们的温饱冷暖,关心我们生活中的一切么?她放心得下她留在这人世间的三个中年孤儿么?



高山晴翠 (中国画)

唐楚孝



投稿邮箱:kjwtxz@163.com

## 早春

□强雯

照母山植物园里阳光明媚,三角槭的叶片擦亮了浅蓝色的天空。一片明媚的金黄。

春天的到来并不总是按照日历上的节气而来的。

明明还在春节,就来了几个小阴天;明明是节气雨水,就有了数九天的凛冽。南方的暴冷暴热都是没有先兆的。没有试探,没有过度,直接地劈头盖脸起来。当地人习惯了这样的气候,一热或一冷,不观望不揣摩。人和天气一样,果断减衣,果断增衣,没有半点犹豫。

在元宵节到来之前,气温又一反常态地往上蹿,太阳由温煦变得有些刺眼,烤着脊背、头发、脸庞。只觉得高兴,人们也开始敲锣打鼓般地出动了。

那几日,私家车几乎全城出动,出租车好不容易亮了红灯“空车”的,旋即又熄灭下来。捷足先登者,纷纷到河边,到森林,到野生生命聚集的地方,去斜躺,去臆歪……总之,这温暖的时日,就是白捡来的好处,人们蜂拥而上,不甘落后。万物吐新了,要赶着迎着,仿佛此刻谁要迟了太阳,谁的生命能量就无端被别人占用了似的。

左邻右舍趴在窗口、阳台观望着天气,猜到太阳底下肯定是人山人海,有一丝犹豫,不想去赶这闹热,但是也架不住这阳光的吸引。

社区里不多的几棵树上,群鸟盘旋来回,叽叽喳喳,仿佛有一片隐藏的森林在其间。抬

头望去,蛰伏了一个冬季的枯枝,仍是枯枝,但几拨鸟群立于枝头,摇撼助威。

一连好几天,都是晴天,这对阴冷的南方之城来说,是不常见的,好像是催促着花苞赶紧吐芽。春天来了,春天来了。

其实,这还是早春,过几天,没准儿还来个倒春寒呢。但凭着对温度的理解,人们觉得山野里的花,应该有早早开放了的。

我到达照母山森林公园脚下的时候,发现有些人已经在下山,而阳光正好,玉兰花开出乎想象地开得繁盛。没有树叶,一朵朵像小灯笼一样,钩盘在绿色的、毛茸茸的花苞上,一整树的繁花,散发着浓郁的香气。许多人在玉兰树下照相,人人都被这白色、昂扬的生命感染。春来了。我呼吸着。这是真切切切的春,玉兰以全面的开放迎接它。

感受到温暖而做出姿态的也不止玉兰,还有红梅、樱花、黄桷,红艳艳、白飒飒的一片。但更多的树木,仍是枯枝,只有楝树还吊着几颗果实,但依然没有一片叶子。

这是早春,无冬的枯枝在证明这一点。晴朗蔚蓝的天空之下,我仔仔细细地看清了白桦、水杉、三角枫、银杏、黄桷树、紫荆的主干、枝干,以及枝干上的枝条,枝条上的子子孙孙,无尽的走向……漫游在森林中,我从各种枯枝上捕捉快乐,大快哉也。

有不少人在晒太阳,他们可以没工夫真正体会枯枝的乐趣。我开始觉得自己像一个画家,体会到了手握画笔的谨慎、洒脱、回环往复。

枯枝,有的繁复如渔网,遮住整个天空;有的简约,但遒劲有力。比半生熟宣纸上的宋元画更丰富,原来每一根枝条生长起来,都这么充满美感。

再过一个月,这些树木就会全部转绿,从浅绿到深绿地迎接真正的春天。树林间,草还未绿,有一种枯黄。

在照母山森林中,我已经徒步4里路,然而并不累。这些枯枝,让人根本停不下来。太阳,哦,不夕阳,在这些枯枝上挂着,游走,有好几次,像是一种未了的使命,催促着,逼迫着。这些枯枝,多么像隐藏着的生命,我停留下来,鸟鸣啾啾,一直都在。寻找枯枝,寻找枯枝中的鸟鸣。

我坐下来的时候,听见布谷鸟在叫,要仔细听。叫声不多,不像夏天那样,声声撕心裂肺。早春的布谷鸟是含蓄的,试探的,欢乐是滴答滴答的。

继续走路。突然,在擦身而过的电线杆上,我看见了一张告示——《一万元重金寻爱鸟》。上面写着失主和鸚鵡生活了5年,在这方森林公园遛鸟时,不幸丢失,愿意以超过鸟价的数倍酬劳好心人。

将黑未黑的时候,整个山野间都是玉兰的花香,那些白色小灯笼一盏盏垂挂在我身后,早春的枯枝林,先让我做一场梦吧。反正,早春很短,不到一个月,这里就会枝繁叶茂。势不可挡的新芽绿叶将会全面将山头覆盖,那将是另外一个极致之美的世界。

## 那一年的味道

□艾晓林

此时此刻,我静静地坐在书桌前,除夕的一幕幕仿佛还在眼前。

那天,我把一个书法家学生寄来的手书春联贴在门上:春到堂前增瑞气,日临庭上起祥光。桌子上摆满了各种菜肴。我们频频举杯,不停地谈一些家常话,一起追忆故去的亲人,回忆陈年旧事。我们忆及婆婆做的烧白、父亲做的三鲜,父亲和么爸相聚时的畅饮,还有嘉陵三村邻里的往事。浓浓的亲情温暖满屋。

等到厨房的锅碗瓢盆收拾干净,亲人们陆续离开,屋子安静下来。母亲年事已高,早上醒得早,中午一直在和大家说话,还不停地做这做那,有些疲惫,看了一会儿电视,就回房间休息了。

我闭目静思,很多往事涌上心头。那些岁月,我们都是和父母家里过年。过年那天,大家都早早到来。母亲用一个大的搪瓷盘装满水果、零食,用一个大搪瓷缸泡好浓醇醇的沱茶。父亲在厨房里忙着,母亲帮着父亲,都不要我们插手。

我们特别喜欢父亲做的干炸酥肉、三鲜汤、水煮肉片、豌豆尖肉片汤,烧白、腊肉糯米丸子则是母亲的专属。

1999年父亲去世,每到过年,我们仍然到妈妈那里团圆。小弟退伍回来工作了,厨艺不断进步,于是年夜饭主要由小弟主厨,

我帮帮下手。妈妈也才50多岁,勤劳惯了,闲不住,杂事就由她慢慢做了。没有了父亲的年夜饭,就少了一些热闹,少了酒香,酥肉、三鲜也少了味道。

妈妈在哪里,家就在哪里,团年饭就在哪里。这么多年来,我们就一直这样坚持着。

常常听人说,现在年味越来越淡了,对过年没有了强烈的向往。在我看来,年还是那年的年,年味还是那年的味道。

小时候,在老家,从正月初一到十五,大人们都要带着我们,走几十里山路到亲戚家“走人户”。亲戚家拿出自己舍不得吃的好东西,做好香喷喷的饭菜,让我们吃饱吃好。下午,我就和堂兄、表姐在院坝里跳绳、逮鸡、修子、斗鸡,蹦蹦跳跳,特别开心。这是我儿时的幸福时光。

如果我们坚持一家人在一起团圆,坚持在家里做一桌传统的饭菜,慢慢吃菜喝酒,慢慢讲一些过去的故事,谈谈对来年的期盼,再围坐喝茶谈天说地。那就是年的味道。

今年,女儿一家回安徽过年。晚上,他们和我视频聊天;三舅舅在华盛顿表弟家里和我微信视频,互相祝福,也让我有了“走人户”的感觉。

只要心存感恩,用真心和真情,不只是年味,还有人生百味、生命百味,我们都能真切地感受到。